

## 《夏日的松樹蘋果》

這是一本歷史之書，同時是一本預言之書。

### 第一部

#### 婚禮

海風徐徐吹盪，穿越矮林，隱約揚起浪花洄湊之音。

島嶼滯黏一股豔陽的肆意躁氣，灼灼日光替滿地原生玉米飽滿灌漿，一陣一陣海之彼端吹來的風細密細密以鹽味沾黏，醃製迢迢悠緩時光。老江媽滿身汗水，恍惚提拿一袋褪冰鮮蝦從餐館走回，原是十分鐘腳程，不自覺走了將近二十分鐘。潔白陽光刺痛雙眼，蜂針細螫，想要拔除卻找不到傷口，回程的路盡是碎石。餐館忙碌，陸續湧進一批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穿著花襯衫的遊客。她請假提早離去，繞至木屋後門，從樹傾草掩單人容身的野草徑道走至大型冷凍庫，右側是廢棄養蝦場，斑駁短短水泥磚牆橫躺慵懶困倦雙眼微眯野貓，左側房子的屋簷結滿蜘蛛網，空氣瀰漫烈陽曝曬海水的淡薄腥臊，木瓜樹搖晃褐枝綠葉。

適合沉睡的下午，遠處有雲，鴿灰羽翅張斂，淅瀝淅瀝臨時落下一陣磅礴大雨，葉潮了，泥土濕了，躲進屋內，聽見胸腔慌張失措的心跳聲。去年剛剛油漆的木板，因為雨水頻繁沖洗而褪色，每個禮拜清洗一次的地板仍然髒污，油膩得很，老江媽將蝦子放進冰箱共用冷凍庫，穿過公用廚房，右轉狹道，左右兩側都是木板間隔的小房。右側一間公用廁所，左方是老江媽房間。門是必須鎖的。無法信賴同鄉，其實也不必信賴。一張床墊擺放房間左側，右側至隔板距離不到半尺，早習慣狹仄空間，能夠擁有獨立房間是幸運的，多數員工都是兩人一房，人數多時，必須三到四人窩擠一房，上下舖，夜裡還得聽人打呼說夢話。房間唯一缺點，便是不時聽見其他員工沐浴或是排泄聲音。

褪去衣褲，圍一條浴巾鑽進廁所，拉好簾幕，沖洗身體，這時腦袋才多多少少清醒過來。溫水細細撫摸，老江媽凝視略微發福的熟透身軀，女人的身體比初綻的木芙蓉還要嬌嫩，禁不起折騰，說老就老，瘦了易現皺紋，胖了又顯豐腴，玉質的光潤漸次黯淡，長年勞動根本顧不上細緻保養。老衰，是必然的詛咒。芙蓉姊大她好幾歲，還能找到歸依組成家庭，她多多少少因此而安撫擔憂。這一路，芙蓉姊也是跌跌撞撞，在中國城找了個蔬菜批發商店收銀員職缺，二十幾年下

來，收入穩定，拿到身分，如今嫁給唐山老男人，晚年也算有所照應。老江媽拉開簾幕，面對鏡子，眼尾多了皺紋，仍然是位充滿魅力、餘韻、散發迷人氣質的女人。鏡旁是窗。遠處響起汽車行駛聲響，鏽蝕的深藍手排貨車從棄置養蝦場迂迴駛入屋後鐵皮屋頂下方，載滿八、九袋黑色塑膠垃圾袋。畚箕穿七分牛仔褲，破洞灰棉衣，開門，從駕駛座一躍而下，手腳便捷打開貨車尾端，將垃圾袋打結拖上貨車。午後三點，畚箕會收拾整日餐廳積累的垃圾運至垃圾場。

「Benji, Drive me drive me.」老江媽朝向窗紗外喊。

「OK la.」畚箕抬起頭。

老江媽披上浴巾，走向房間，穿上白棉衣藍短褲開窗對畚箕喊：「Garbage, here.」

畚箕打開房門，老江媽坐在床鋪面對圓鏡化妝，雙唇塗抹口紅。寬鬆的白棉衣隱約顯露身軀，背部衣料緊貼，充滿暗示意味。老江媽打開廉價化工茉莉香水瓶，分別塗抹手腕、脖子與耳後。畚箕不由自主瞥視老江媽，似乎看呆了，呼吸急促，不敢踏進房間。老江媽指著畚箕，再指著靠近房間角落的垃圾。畚箕脫去拖鞋，將一雙炭黑雙腳緩慢踩踏房間發出木板受壓摩擦聲，提起垃圾，沒有立即離開，深深呼吸，喉頭不自覺緊縮，眼神帶有羞赧與刺探等待即將到來的情色命令。老江媽有意無意撥弄髮絲，手指不時掀翻衣領，嫌熱，露出明顯的脖頸弧線，似乎有些賣弄風騷，只不過完全僅止有限的給予，想要再多，便立即踰矩。畚箕時而緊盯，時而躲避。老江媽假裝發現什麼，揮揮手，要畚箕離開，左手舉起，食指中指化身剪刀上下碰觸，像是準備插入偷窺者的雙眼。

「想被戳瞎？」

畚箕自討沒趣，拿垃圾離開。

老江媽起身，左手指著自己，右手伸出五指對畚箕說：「Five hundreds.」

「Too expensive.」畚箕搖搖頭，舉起三根指頭。

老江媽不禁笑了出來，「滾啦，老娘沒那麼便宜，三百元只給你吸半邊奶。」

畚箕聽不懂中文，學說：「Ok la, 半邊奶, No problem.」

老江媽大聲罵咧：「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人。」

畚箕調皮說著：「Ok la, 半邊奶不要臉, No problem.」

老江媽理好妝容，吹乾頭髮，戴上珍珠耳墜與銀項鍊，臉頰輕撒亮粉，換上正式服裝。為了參加芙蓉姊婚禮，這套黑色綢緞鑲鑽長裙禮服可是在唐人街挑選許久。彎腰踏上高跟鞋，查看時間，公車四點半，抵達市區差不多六點半，車程要整整兩個小時，若遲了再轉搭計程車，最慢七點一定會到。芙蓉姊說人來就好，不須紅包。老江媽還是準備了，客套話可聽不得，精心挑選一

罐昂貴的波爾多紅酒當作贈禮。原本打算送中國老酒，只是唐人街的老酒都不老，不僅貴得離譜，還可能是假酒。一身低調華美黑禮服，紅色高跟鞋，滿身香豔之氣，刻意走到餐館找張敏和莫妮卡，不是交代什麼重要事情，只是聽見別人稱讚無非能讓人心生雀躍。張敏一張嘴最甜，說老江媽這副模樣不是要去參加別人的婚禮，而是要去相親，年輕姑娘也沒那麼漂亮。莫妮卡跟著搭話，說老江媽簡直能去當婚紗招牌的模特兒。誰不喜歡被稱讚？老江媽笑成喜鵲，說一定帶回喜糖。

「就怕穿得招搖，把新娘子比下去就不好了。」老江媽喜孜孜說著。

看準時間，來到對側環島公路站牌下等車。

從歐胡島 ( O`ahu ) 最北岸卡胡庫 ( Kahuku ) 到市區檀香山 ( Honolulu ) ，兩個小時車程。

正襟危坐，似乎怕公車的顛簸搖皺禮服。

芙蓉姊是老江媽在某次偷渡的貨櫃內認識的朋友，那次原本打算抵達英國倫敦，後來被海關識破，失敗了，兩人失去聯絡。老江媽輾轉來到夏威夷，人生地不熟，有位遠親姨婆取得身分定居於此，借宿幾日沒有問題，只是這終究並非長遠之計，必須趕緊找到工作。老江媽那時還不老，年輕姑娘說出的話語都帶有甜甜奶味，英文沒學幾句就出來四處闖盪。愁是愁，擔憂是擔憂，還是得出來。鎮日行走中國城，為了熟識環境，也為了找份工作活口，沒想到，姨婆家對面開設的南北雜貨水果店收銀員便是芙蓉姊，實在巧。當時，老江媽頭低得很，畏畏縮縮，看見外國人一逕閃躲，只有走在中國城偶然聽見一、兩句熟悉鄉音才感覺安穩。中國城內大多東方臉孔，然而即使黑髮黃膚，到底還是來自不同省份，各有派別。老江媽綁起頭髮，露出一臉未經磨練青澀之臉，走至店鋪門口，詢問是否有工作機會。店鋪老闆問：「會英文嗎？」再問：「有沒有身分？」老江媽當時不會英文也沒有身分，怯懦徘徊，走在路上多麼希望別人完全忽視她。

一日，在水果攤前挑選便宜熟爛香蕉，至櫃檯算錢時忽然被叫住。

「小桃，我沒認錯人，是小桃吧？」芙蓉姊睜大杏眼望著老江媽。

老江媽以為又聽見英文，急得想躲，手卻驟然讓芙蓉姊抓牢。

「沒認錯人吧？躲什麼躲，又不是賊。」芙蓉姊笑了起來，「不認得我了嗎？當時還一起啃饅頭呢。」

老江媽略微安心，抬起頭，迷惘雙眼注視芙蓉姊。

原先打定主意，如果真的找不到適宜工作，大不了去工地打工，沒想到身處異地竟能巧遇同鄉。老江媽不叫小桃，萍水相逢風過無痕，沒有必要袒露真名，有個心眼留個距離才安全。芙蓉姊接連替老江媽在中國城找了兼差，幫人洗髮，後來在餐廳當洗碗工，更後來去到北岸卡胡庫 ( Kahuku ) 蝦餐館工作。老江媽不想離開市區，中國城的工作機會還是比較多，仔細考量之後，

為了提早存錢還清偷渡債款，毅然決然來到偏僻北岸。中國城房間的租金高，誘惑多，東花西花好不容易賺來的錢時常只剩零頭。北岸工作有著好處，提供午餐，薪水不高，不過住宿免費，省下的房租一年一年累積下來非常驚人。老江媽沒有深刻認知，這個工作竟然一做就將近二十個年頭，真是嚇人。放了假，老江媽會坐車至中國城買蔬果雜貨，順便去看看遠房姨婆和芙蓉姊。

果然慢了，下了公車索性搭計程車直抵餐廳。

平常老江媽能省則省，不常消費，喝一杯咖啡都嫌貴，更別提搭乘昂貴的計程車，為了節省車費，市區行進時常是一至兩小時遠近腳程。今日不同。老江媽不僅是來參與芙蓉姊的婚宴，同時也是來看望未來的自己，某種預想仰望。芙蓉姊出嫁後，就該輪到她，沒有道理不該是她。老江媽將綁上祝賀小卡的紅酒放入懷中，從金色鑲鑽禮服包拿出圓鏡與腮紅重新補妝，好似確認自己是即將出嫁的新娘子。下車，來到唐人街粵菜華人餐館，兩層樓，大型玻璃落地窗貼有紅色剪紙囍字，飛簷斗拱，雕欄畫柱，仿中國傳統庭園建物，燭色透光燈籠高掛隨風搖晃，透露一股幽深，門口直立木架告示牌，書法墨寫喜慶名諱：陳家喜宴。走上二樓，未至樓層便聞見鼎沸人聲。桌開二十，近乎滿座，放眼望去都是說中國方言與北京話的同鄉。老江媽拿出紅包，簽名，紅酒謹慎遞給喜慶迎賓人員。陳老頭如同芙蓉姊所言，非常老氣，穿滿式黑色長袍金黃福字馬褂，就差再戴上一頂員外帽，便像活生生從古棺材走出來的老祖宗。陳老頭滿臉喜氣，腆大肚，步至老江媽面前握手，直說歡迎。老江媽只見過陳老頭幾次，不熟，見了面也叫不出對方名字，總不好直稱綽號。陳老頭這渾名是芙蓉姊私底下笑鬧取的。老江媽識趣，獨自尋位。有人忽然從餐桌起身，直徑走來，親暱挽起老江媽，原來是遠親姨婆。姨婆拉著老江媽坐在身旁。姨婆疼愛老江媽，只是老江媽偶爾受不了另一個人竟然會比自己還嘮叨，整日說她這個大姑娘都這把年紀，怎麼依舊單身？姨丈公兩年前去世後，姨婆便和小兒子一家同住，大女兒和二女兒都嫁了，嫁給全身都是金毛的洋鬼子。一桌八人，再加上老江媽九人，已滿桌。姨婆、姨婆的兒媳和男孫梅森、吳老先生夫婦、姑婆和張立伯伯。同桌的人都在不同場合見過面，然而除了姨婆一家，老江媽對其他人都不熟。吳老先生夫婦在唐人街開一家中國式南北雜貨店，行動不便的姑婆鎮日在自家的藥材店外曝曬太陽，張立伯伯開設中式糕點麵包店同老母親、兩個兒子居住。老江媽這時是演戲了，她知道自己絕對演得好，殷勤起來，簡直是朵蜜汁豔花，上頭還有露水滾動呢，提拿滾燙茶壺在米色茶杯倒茶，替每個玻璃杯斟蘋果汁，開紅酒。左右睇視，見到熟識同鄉不忘離桌招呼幾聲。梅森和姨婆媳婦坐在左側。梅森握拿一雙筷子敲打碗盤，睜亮雙眼，好奇望向老江媽，似是聞見香甜果汁，從母親懷中忽地前傾，伸出右手食指指著果汁。老江媽適時彎腰，把梅森抱進懷中。

「這孩子怕生，平常是不給人抱的。」梅森母親說，「前陣子剛滿一歲，很會認人，看見不熟的人還會哭。」

姨婆伸手要抱，梅森狐疑，轉過頭像是受到驚嚇，「婆婆給你吃糖。」

梅森攀附老江媽懷中，澄澈雙眼凝視老江媽，雙手不時拍掌，圓嘟嘟臉頰笑了起來。左手攀住老江媽頸子，右手在空中上下揮舞，嘴巴不時開闔。老江媽一時慌亂，懷中臨時多出孩子，不知要用哪種姿勢才會讓孩子覺得舒服。惶恐不過是一下子。老江媽似乎天生熟知如何照料，換了另一姿勢，左手腕自然撐持包裹尿布的臀部，上半身傾身向前。喝幾口蘋果汁應該可以吧？老江媽右手拿湯匙舀起半匙果汁，靠向梅森嘴中。梅森張大嘴巴，雙唇翕動，一口一口緩慢吸吮。菜餚盤盤上桌：生魚片海鮮拼盤、蟹肉柚香沙拉、白酒醉雞等等，梅森回到座椅，母親用湯勺一口一口挖起米飯、甜芋、蘆筍和乳豬肉餵食梅森。老江媽的思緒有些放空，被打斷一陣子，想起原來自己也曾經讓母親緊密擁抱。吳老先生夫婦和姨婆聊起之前曾經坐飛機回鄉，說之前在老家蓋了三層樓，自己和孩子不在國內，現在房子空著養蚊，還說現在的家鄉跟以前差很多，能出來的人都出來了。姨婆嘆氣，說起還留在中國的老同學，很多人的樣貌都認不得，更多的則是死了。芙蓉姊穿一身粉色牡丹火紅旗袍由大舅親挽緩步進入會場，將芙蓉姊一雙遍撒金粉的玉手交付給陳老頭。老江媽不自覺立身，望向正走向舞臺的芙蓉姊。這一刻是神聖的，卻也是充滿齷齪。老江媽難以理解自己到底是如何想的，緊咬下唇，骨子逐漸酥軟。該為芙蓉姊高興，只是為何這股歡愉為何必須以結婚作結？兩人為何穿得如同從千里棺槨挖出的索命死屍？真是令人洩氣。老江媽坐定，不願釐清思緒。荷葉鰻魚油飯、新嫩油雞、三杯中卷道道菜餚上桌。老江媽紅酒喝多，臉紅了，遠看還真像個嬌滴滴大姑娘，那些要命瘋長的魚尾紋、黑斑與皺紋都讓一股喜氣給沖淡了。姨婆問起工作？老江媽不願在同鄉面前多說，只是酒喝多了，卸下心防，多少就有些話想說。

「還不是就是那樣。」老江媽替姨婆斟酒，「還好去年終於拿到身分，算是幸運，遲了這麼多年啊。」

「很多人還沒拿到身分。」吳老先生說。

「要不要換個工作？城裡機會多。」姨婆撥攏一頭鬢髮，「拿到身分之後就好找工作，薪水高，走在路上也不必擔心警察盤查。」

老江媽沒答腔。

「幫我顧一下孩子。」梅森母親向老公說，起身拿起化妝包。

「我來。」老江媽放下碗筷，伸手抱起梅森。

陳老頭和芙蓉姊換上另一套西式禮服。陳老頭穿深黑西裝合身衣褲，白襯衫配一條靛領帶，一條皮帶，雙腳蹬皮鞋。芙蓉姊穿奶白露胸禮服，持拿粉色玫瑰捧花，蹬一雙豔紅高跟鞋。新婚兩人從舞臺左前方順時針敬酒，身邊簇擁家人。芙蓉姊曾經擔心嫁過去不知該如何面對新環境。陳老頭在中國結過婚，妻子死了十幾年，過得寂寞，後來和幾位偷渡者鴛鴦戲水，不過落花有意流水無情，終歸獨身。陳老頭當年獨自偷渡，在中國城打混幾年順利申請到身分，把妻子和一對子女陸續接來。陳老頭說：「人要活著很簡單，不過要活得快意才是難。」芙蓉姊提起，陳老頭在中國城偏僻外環開了一家落魄骯髒閩式餐館，來客都是老鄉，也不知到底如何經營下去。芙蓉姊和老江媽曾經去吃過那家餐館，隨意點了幾道家常菜，味道不錯，料理方式重油重鹹，非常家鄉味。老江媽說，如果順利嫁了，能天天吃家鄉菜呢。梅森在懷中揮舞雙手，討食物吃。老江媽夾一口魚肉，仔細挑揀魚刺，將魚肉謹慎夾進梅森唇中。陳老頭手挽芙蓉姊來到桌旁敬酒，撲來人潮與一股濃烈香水味。姨婆立身，舉起酒杯，跟新婚夫婦打招呼。吳老夫婦點頭道賀。老江媽拿起酒杯一飲而盡。芙蓉姊真是漂亮，黑眼深邃，雙唇紅潤，兩頰像十八歲即將出嫁的處子，白皙肩頰帶有鳳梨蕊心色澤。該有這一日，值一輩子想念，更值一輩子怨悔。眾人飲盡。芙蓉姊要姨婆一家多吃，還要老江媽等會兒吃完喜宴慢點走，說有物品交付。老江媽懷抱梅森重新回座，繼續吃食。姨媽開始多嘴，說要介紹對象給老江媽。老江媽表面應允，心中卻不曾把這事認真放置心上。餵食幾次，梅森張開嘴巴，癱軟身子，竟然累得不知不覺睡著了。姨婆和梅森母親要抱回孩子，梅森扭動身子突然大聲哭鬧起來。老江媽連忙安撫，讓梅森繼續躺臥懷中。梅森有時轉動頸子，身子輕微向外抖動，雙手輕巧往老江媽的胸部靠攏觸碰。老江媽明確感覺一股電流，透過梅森觸碰乳房的小手傳遞過來，如同親密慰藉，只有她才能確切體會的私我溫暖。或許自己能夠成為一位母親，成為一位為了孩子而犧牲一切的母親，只是這樣的念頭必須消逝截斷，不能允許想像越界。宴客結束，老江媽才將懷中睡得深沉的孩子交還梅森母親。姨婆直說抱歉，明明就是來參加喜宴，結果大多時間竟然都在照顧孩子。

梅森離開懷中，溫暖消散，老江媽感覺一股難以言說的無言失落。

姨婆將剩餘食物打包成四袋，把裝滿雞湯的袋子遞給老江媽，說熱一熱還新鮮。

送走姨婆家人，送走姑婆和吳老先生夫婦。

「下次來家裡吃糕餅，我做的綠豆椪和咖哩餅很好吃，大家都稱讚。」張立伯伯露出有些尷尬的笑容。

老江媽獨坐餐盤狼藉的喜宴桌旁。

客人散去大半，老江媽左手提拿禮服包，右手提拿食物袋走至出入口，拍照，吃喜糖，拿了一個由紅色硬紙包裝的手作薰衣草肥皂謝禮。陳老頭放鬆了些，喘口氣，走向主桌吃些殘餘菜餚。老江媽跟著芙蓉姊走入新娘房，攝影和新娘秘書蹲踞地面收拾散落一地的器材。芙蓉姊走至貼有囍字梳妝台前，將粉色捧花遞至老江媽懷中。老江媽突然呆愣，微張雙唇，受到小小的驚嚇。

「小桃啊，下次該換我參加妳的婚禮。」

老江媽不確定到底是如何穿著高跟鞋從餐廳一路走至公車站牌底下，甚至不知時間，左手持拿捧花，右手勾提禮服包與食物袋，恍惚穿梭人群，額頭滲出一層薄汗，心底不知不覺騷動起來，不願承認的寂寥佔據意識，玫瑰花香腐蝕厭倦身軀，早先塗抹的香水都已消散，逐漸散發一股難以抵擋的惡臭，必須忍住，否認自己沒有墮入種種衰敗。搭上公車，座椅伴隨車行不斷上下左右搖晃，右側額頭靠向車窗，光之瀑流暗中閃爍，一張恍若枯萎之臉看見漫漫流離的餘生。喜慶的日子不該哭，該恨，至於恨亦合該有個對象。是的，她無端恨起芙蓉姊。她不願芙蓉姊就此幸福，希望芙蓉姊與她一同遭到命運詛咒，一起無辜受難，這樣子她才知道自己不是不幸中最不幸的。如今，她是一個人，在無法挽回的老去時日，困惑還有什麼是值得愛的。

遺棄捧花之前，得好好咬食玫瑰，花刺在嘴唇內側招惹傷口，滲出的鮮血緩慢滋潤眼淚。